

小說組 佳作

迷宮的模樣

蔡易澄



蔡易澄

個人簡介

東華華文系。台大台文所。現就讀台大台文所博士班。曾得台大文學獎首獎、後生文學獎首獎、高雄青年文學獎首獎等文學獎。現正執行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計畫，短篇小說集「陸續漂流」預計於今年結案。

得獎感言

小三的時候，我們全家從橋頭搬到台北，班上的同學在學期結束時，哭哭啼啼地送我離開。高中的時候，我回到高雄念書，和爸爸住在以前的老家。我常常騎著機車四處亂晃，想看看會不會遇到以前的那些同學，不過一次也沒遇過，不知道是我們長得認不出彼此，還是都已經離開這座小鎮。大學之後，只有過年時才回鄉，和高中同鄉的好友吃飯，聊聊這裡又產生了什麼新的變化。有一天，我在房間整理到當年搬家時沒有還到的錄影帶，封面褪色，裡面的磁帶散開來。我翻到背面，上面寫著逾期一個月須繳納一百元的罰金，不過那間出租店已經倒了。

我小時候對迷宮的路徑瞭若指掌。

這歸功於我長時間來出入迷宮所習得的教誨。吳順發告訴我，要想辦法靠著迷宮的邊邊走。陳曉琪告訴我，要在每個轉角處畫點記號。我媽告訴我，要時時面向前方，千萬別回頭。我一直都記得這些方法，好像這樣就不會讓我迷路似的。

不過，迷宮的意義，不就在於讓人迷失在其中嗎？

十歲以前，我都住在那個以糖業為名的小鎮。在學校上課時，老師講解著「一鄉一特色」，並要我們想想這裡的特色產物，當作回家作業。隔天，全班一致在功課上寫著「橋仔頭糖廠於1901年興建完成，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糖廠。」老師很生氣，質問我們為什麼又抄了成績最好的吳順發。大家搖了搖頭，把歷史課本翻到「日治時期篇」，老師把同學們劃線的地方念過一遍，才發現原來連吳順發也抄了課本的答案。

我住的地方就是這麼有名。小時候，我們都引以為傲。

但如果要細問糖業的發展史，我多半也答不出來，甚至連甘蔗也沒啃過幾次。自我有記憶以來，那些巨大的機器從來沒有動過。我爸爸說，那是因為台灣的糖已經不賺錢了，在我出生幾年後，糖廠就宣布停工。他以前很多朋友是糖廠員工的小孩，後來都搬離開這裡了。他以鐵軌為界，說我們是屬於鐵軌外的人，鐵軌內的人才會真正了解製糖是怎麼一回事。我對糖的製程並沒有什麼興趣。只知道鐵軌內灰撲撲的中山堂，有一整排可以消除暑氣的冰棒。如果把吃剩的冰棒棍放進兩側石獅子的嘴巴裡，牠們就會在半夜時咬掉你的小雞雞。

我就讀的國小是在鐵軌外，走路上學要20分鐘。但鐵軌內也有一間國小，走路過去只要10分鐘。我常常感覺，我應該是屬於

鐵軌內的小孩，因為放學後我都和吳順發在那裡玩捉迷藏。裡面有藏在雜草堆中的防空洞，基本上只要躲進去，就沒有人能找到你。但我媽卻很堅持要我做一個鐵軌外的小孩。她覺得糖廠內的國小是給工廠工人的小孩念的，而那裡現在隨時都可能不見。

當一個鐵軌內的小孩，會有各種新鮮事。除了防空洞跟冰棒，還有許多年輕的大哥哥大姊姊。在我們那裡，像他們這樣的大學生是很少見的。有一陣子，他們會和西裝筆挺的大人們在廢棄的宿舍走來走去，對著破舊的日式房子指指點點，好像在盤算什麼。過沒多久，我們用來完捉迷藏的木房和防空洞都被拉封條，據說是為了古蹟保存與重建。

「姐姐會把這裡弄得美美的，這樣就不用被拆掉囉。」當時他們是這麼說的。

我和吳順發一開始有點生氣。我們平常用來對打的木棒，都是直接從宿舍的天花板拆下來的。雖然聽說有人曾在這裡撿到毒蟲用過的針筒，四周到處都是蜘蛛網，前陣子又有鐵軌內的小孩因碎玻璃受傷，但它總是我重要的回憶。我想學電視上的大人們，拉白布條到施工現場抗議。可惜我的字寫得難看，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群眾，最後還是棄守了曾經的遊樂場。

不過，也因為這樣，我們才找到了甘蔗園迷宮。

我和吳順發從宿舍區撤退以後，思考著要轉換陣地到哪裡。製糖工場不可讓小孩子進去，我們又不想回到學校的操場。大熱天底下，吳順發盯著沒有任何遮蔭的甘蔗田，發現那裡竟然站著一名稻草人。我們覺得很新鮮，撿起了落葉裡的枯枝，想往它身上一陣猛打，消解心頭之恨。

沒想到湊近一點看，才發現那是戴著斗笠的阿伯。他身子靠在鋤頭上，默默盯著廣大的甘蔗田。

我看見他左手拿著彎刀，心裡多少有點害怕，想到電視新聞常常報導的分屍殺人案。

吳順發比較有種。他湊上前去，發現甘蔗田被闢出一條逕道，看上去深不見底。

「袂來耍嚟？」稻草人阿伯說，「一擺二十箍。」

仔細一看，發現在入口處旁有一塊立牌，上頭寫著「甘蔗園迷宮：大人小孩的最愛」。我和吳順發都沒實際看過迷宮，對迷宮的印象都停留在電影裡面，那種會讓男主角迷路的巨型石製迷宮。我們倆二話不說，試著從口袋裏掏出入場費來，卻發現零用錢早就都拿去買冰。

「好啦！這擺免錢。毋過恁等一下愛來鬥相共。」

我和吳順發分次進去。按稻草人阿伯的要求，他要測試一次體驗要花多久時間，這樣才能比較好計算以後的利潤。吳順發進去沒多久後，便從另一側繞了出來，時間花不到五分鐘。稻草人阿伯皺了皺眉頭，似乎覺得時間太短，怕被日後的顧客抱怨。

或許是吳順發比較聰明吧，我第一次走入甘蔗迷宮時，可是在裡頭徹底迷失方向。在經過第二個岔口後，我忽然分不清楚自己剛剛是從哪個方向過來。抬起頭來，3公尺高的甘蔗遮蔽住了視野，原本酷熱的天氣頓時變得陰涼。走路時腳踩葉子的沙沙聲，以及四方而來的蟲鳴，讓我完全聽不到外邊的聲音。起初，這種感覺還很新鮮，但隨著時間過去，我感覺自己不斷繞回重複的岔口。我想到迷宮入口處其實離家才十分鐘，但我在這裡頭已經迷路了十五分鐘，會不會我將要在這裡耗上更多的時間，乃至於一輩子都出不

去。想到這裡，我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後來，我花了三十分鐘從入口走出來。

稻草人阿伯顯然很滿意這次的測試。他說，我和吳順發，一個最笨，一個最聰明，剛好可以拿來判定這個迷宮的完成度。小孩子在裡面待太長或太短，都不是好事，他需要知道一個基礎的時間。以現在的狀況來看，他覺得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，要我們下次再來。

從那以後，我們就變成專門的迷宮測試員。

吳順發住在老街的農會超市旁，而我則住在靠近省道的地方。我們家都離鐵道非常近，所以常常跨越平交道，假裝我們是鐵道內的小孩，一直玩到六點那班自強特快車經過才回家。有的時候，因為吳順發的爸爸要去台北出差，他會留在我們家一起吃晚餐。要等到聽見十一點末班車的鐵軌聲後，吳順發才會做我爸的機車回他家。我阿嬤說，吳順發真乖，要好好念書，長大後孝順辛苦的父母。

這種時候，我會看看我的爸媽。我媽在廚房洗碗，我爸在店門口整理空白光碟片。我想了想，還是跑去和吳順發寫功課。

吳順發的成績很好，老師總是要我們向他看齊。但沒有人知道，當我們兩個一起寫作業時，都是在空白的紙張上畫著迷宮圖，輪流出題，比賽誰能最快走出對方的迷宮。有的時候我會偷抄以前買的幼兒迷宮書，那種圖形通常比我畫的還複雜，能讓我們兩人的比賽結果不相上下。

不過，我發現，吳順發只有在甘蔗園迷宮時才會比我快得多。面對平面的迷宮，他的聰明才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。

他偷偷告訴我，其實真正的迷宮比較好走，因為有明確可以依

賴的指南。

他說，在甘蔗園迷宮時，只要想办法貼著邊邊，最終就一定會走到出口。不用深入迷宮的核心，那裡不存在著我們想要的東西，所有的出口都是設置在外邊。在一踏入迷宮的時候，就要快速確認「外邊」位在何方。如果失去方向的話，就用背貼著牆壁，最終一定會走到出口的。

為什麼？

因為迷宮只是被折疊的一條線而已。

從那以後，我過迷宮的速度快上許多，讓稻草人阿伯有點不開心，以為自己擴大的迷宮變得比較簡單。他說，附近的藝術家快要把宿舍整修好了，以後就會有滿滿的觀光客，他必須趕快把迷宮蓋得更完整點。吳順發偷偷擰了我，要我別走那麼快，否則以後就沒有免費的迷宮了。

那是我學到的，關於迷宮的第一件事。

迷宮的守則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

當我貼著甘蔗牆來尋找迷宮的出口時，我發現，人們經常被自己的雙眼給迷惑。一旦貼上了牆壁，我的視野就不用再對著曲折的前方，可以更加專注在迷宮「外邊」的事。我想像，在這座牆壁的外面，以更外面，都還有一道又一道的逕路。那裡會是我沒走過的路，我沒去過的轉角。但最終，我將會穿過這些陌生的蔗林，回到最起點的入口。

當我貼上牆時，我感覺那外頭的事物正在呼喚我。

可能是遠處施工的人聲，可能是稻草人阿伯砍甘蔗的聲音，也可能是吳順發吃冰棒的味道。總之，很多事只有貼上牆壁才會發現

的。我看電視節目的特異人士說，人們因為太仰賴自己的眼睛，不知不覺忘記自己還有耳朵、嘴巴以及鼻子，他只不過是把這些器官重新記起來而已。我猜，這個道理是很類似的。我應該更加活用我的五感才對，說不定也會發展出超能力。

午休睡覺時，我把頭埋進臂窩，耳朵貼在課桌椅上，可以聽見大家窸窸窣窣地抄著功課的聲音。下午放學時，我把身體貼在廁所的隔板上，聽見外頭的男老師在討論調職的事，因為這裡的交通實在太不方便了。在中山堂的台糖商品店內，我把身子藏在大冰櫃旁，聽到鐵軌內的小孩說要佔領甘蔗園迷宮，徹底阻擋我和吳順發這兩個鐵軌外的孩子。

我發現，迷宮的準則總會帶我探索到許多秘密。

畢竟它的本質始終關乎於解謎。

某天晚上，我從睡夢中醒來，聽見爸媽的房間裡傳來女人的叫聲。我很害怕，想到爸爸會帶我到電影院裡，花五十塊看上一整天的電影。那裡到處都有張牙舞爪的女鬼。它們或從電視螢幕裡爬出，或藏身在衣櫥裡，日常裡的各個陰影都是可能的蹤跡。我想到，電影院裡的鬼一定是偷偷抓著爸爸，回到了家裡。

可是為什麼我平常都沒注意到呢？一定是因為列車經過的鐵軌聲太大聲了。只有這種深夜時候，才能夠用耳朵聽見這種細微的秘密。

我應該怎麼辦呢？我年紀這麼小，特異功能還不夠強，也不想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死掉。我真正想的一件事，就是趕快跑到廁所尿尿，然後回到夢境裡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。隨著叫聲的頻率越來越頻繁，開始有撞擊的聲音，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我家開打。我連忙搖醒阿嬤，要她趕快找媽祖娘娘來幫忙。沒想到，她聽著那叫聲，

只眯著眼睛笑了一下，叫我趕快回去睡覺。她明天會多買一支冰棒給我，千萬不要跟別人說，這是家裡的秘密。

我憋著尿到隔天早上，多吃了一隻花生冰棒。我想，這就是秘密的代價。

不過，我還是偷偷把女鬼的事情告訴吳順發。

吳順發並沒有像平常那樣，否認我說的超自然現象。相反的，他在聽完以後，倒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好像理解了什麼。吳順發說，每次他爸爸來我家買光碟後，半夜也會出現女鬼的聲音。他認為，我們家就是專門養女鬼、賣女鬼的地方，所以我阿嬤才要我別說出去。

我嚇了一跳。我從來沒想過，一臉正經的爸爸，平常竟然從事這種非法勾當。但仔細想想，這些事情倒有跡可循。他總騎著機車，載著裝滿光碟的袋子，到媽祖廟後面的火車站，等待別人來拿貨。問他裡面是什麼時，他只神祕地笑著說，是小孩子不懂的秘密。

有的時候，他也會順道跑進警察局裡，分送一片片閃亮的光碟。

簡直就像是黑幫老大一樣。如果要替這個幫派取名字，那應該會叫女鬼幫。

明明女鬼是這麼可怕的東西，為什麼他們一點也不害怕，反而還拼命跟我爸爸進貨呢？我猜那大概是類似毒品的東西。學校老師說，車站對面的網咖裡有很多毒品，只要吸到一點點空氣，就算感覺很不好受，但還是會不自主地想要擁有更多。這種情況就叫上癮。

那爸爸的身分，應該算是女鬼藥頭吧？

吳順發並不是很在乎我的家族秘辛。他更擔心的，是鐵軌內的小孩會找我們麻煩。鐵軌外跟鐵軌內的小孩偶有衝突，高年級的孩子為了保護地盤，彼此會拿著球棒相互叫囂。據說兩年前的械鬥裡，鐵軌外的小孩仗著人多勢廣，封鎖了鎮上的文具店，一度讓鐵軌內的小孩無法買桑葚葉，不少蠶寶寶都埋葬在廢棄的防空洞裡。我和吳順發平常偽裝成鐵軌內的小孩，在屬於他們領地的迷宮園玩耍，大概早就引起他們的不滿。果不其然，跟我們一樣是三年級的小孩，某一天便堵在甘蔗園迷宮的入口。

「我們要收回迷宮的使用權。以後鐵軌外的小孩要進來玩，要額外多繳十塊錢。」

「哪有這樣的。這裡是我們兩個一起建出來的，應該是你們要付錢才對。」

我四處張望，想尋求稻草人阿伯的幫忙，卻沒看到他人。

「阿伯剛剛回家了。他說他不管誰要當迷宮測試員，只要我們喬好就可以了。」

「聽你在放屁。我們和阿伯答應好的。」

不知道是哪條筋不對，我狠狠地推了對方一下，那個氣焰囂張的孩子跌坐在地。我和吳順發對看了一眼，立刻往迷宮的內部衝了進去。

以我們兩人對迷宮的熟悉程度，大概可以和他們耗上一段時間。阿伯在迷宮設計上相當單純，只有一條唯一的路徑能夠抵達終點，其餘的岔路都只是讓人迷失的死胡同。假設我和吳順發待在這條路徑的中段，從入口與出口進來的他們，勢必會在漫長的迷失裡，才能夠抵達這座迷宮的核心。我們只需要防守到夕陽落下，對

方就會因為視野不佳而自動撤退。

吳順發搖搖頭。他認為對方應該向高年級求援了，在人海戰術底下，要地毯式的搜到這裡並非難事，主動出擊或許才是正確的。如果現在往出口移動，說不定能順利離開。只不過兩人一起移動太明顯了，最好還是他一個人出發，向鐵軌外的孩子或其他人找救兵。

我同意吳順發的策略。這種時候，分散的游擊戰術才比較容易取勝。

吳順發離開後，我靠著列車經過的鐵軌聲，來計算時間過去了多久。傍晚時分，停靠的區間車會在此處逐漸慢下來，大約十七分鐘作為區隔。若是要準確判斷時間，則以五點四十二分那班急速通過的自強特快車為主。以現在的時間來算，我必須還要等待七班車通過，天色才會完全暗下來。

殊不知兩班車的時間過去，四周已有明顯的腳步聲。更頭痛的是，他們還拿了幾隻手電筒。亮白的光線幾度往此處蔓延，高年級低沉的嗓音指示著小弟們如何搜索。延長戰已經不再管用。

我必須做點什麼來逃出迷宮。

我學起了女鬼的聲音，開始慢慢向迷宮的出口移動。在這天色漸暗的甘蔗園裡，女鬼淒厲的叫聲，或許可以喚醒一些可怕的記憶。想想這幾年糖廠內的鬼故事，有臥軌自殺的婦人、在宿舍上吊的工人、被分屍藏在防空洞裡的小男孩……在這褪去暑氣的傍晚裡，鐵軌內的小孩肯定比我更熟悉這些陰暗的孤魂面孔。

沒想到，只有低年級的孩子發出尖叫聲。高年級的大哥反倒自顧自地笑了起來。

我的女鬼策略沒有奏效。相反的，還因為這樣曝露了位置，過

沒多久後就被抓起來了。

天色逐漸暗了下來。這個時候被圍毆的話，大概也不會有人看到了。剛剛被我推倒的小孩，現在正惡狠狠壓著我的肩膀，把我推向迷宮的入口。吳順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帶救兵來，到時候該不會要幫我收屍了吧？我抱著絕望的心情，被鐵軌內的小孩圍住。

看起來是帶頭的高年級大哥，拿著球棍，惡狠狠地敲了一下地板。他用低沉的嗓音問我，剛剛為什麼要發出女人的聲音。

我老實回答。我覺得女鬼的聲音可以嚇跑大家。而且，我們家是專門賣女鬼的，說不定還可以吸引到真的女鬼。

「女鬼？怎麼賣女鬼？」

「就把女鬼塞到光碟片裡，他們就會藉著光碟機，從螢幕入侵每個人家裡。」

高年級大哥先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過了幾秒鐘以後，他才露出了淫猥的笑容。他把幾個鐵軌內的小孩找到一旁，像是在商討什麼事一般。然後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把我從地上拉起來。

「以後，你不是鐵軌外的，也不是鐵軌內的。你是迷宮內的。這片迷宮就歸你管了。」

高年級大哥說完後，便跳上了田邊的馬路，獨自騎著機車離去。原本還相當囂張的小弟們，則一臉無趣地原地解散。

我身為女鬼幫老大的兒子，正式接管了這篇甘蔗園，成為了迷宮內的小孩。

吳順發並不相信我的故事。

他說，高年級大哥哪有可能就這樣放過我，還封我成為迷宮的守門人。他覺得，我們之間一定有做什麼交易。我沒有回答他，反

而質問他那天是不是根本沒去搬救兵，自己一個人偷偷落跑了。

我知道，吳順發一定是忌妒我成為迷宮內的小孩。我才不會告訴他，我之後每個月要拿一片女鬼的光碟給高年級大哥。

雖然每個月要多一件麻煩的事，但多虧了這被鐵軌內小孩圍攻的經驗，我想到了迷宮鬼抓人的新玩法。原本就很好玩的鬼抓人，換到了複雜的迷宮內，刺激程度可定有加分。我和吳順發立刻把這個提案告訴稻草人阿伯。他想了想，點頭表示認同，在告示牌上寫上：「鬼抓人，一局 30 分鐘，50 元。沒抓到就免錢！」

我和吳順發順理成章的當鬼。依據我們對迷宮的熟悉度，要在十五分鐘內抓到人不問題。稻草人阿伯特地把迷宮的支線修得更為整齊，方便我們從主幹道進去後，能更快速地搜索周圍的死路。

稻草人阿伯還說，只要我們整天下來都能抓到人，他還會再多請我們吃一支冰。生意好的話，說不定能分我們一人五十塊。

在試營運的階段裡，我們成功抓到了所有來挑戰的小孩。無論鐵軌內或鐵軌外，都不敵我這個迷宮內的小孩。也因為這樣，每天拿來買冰棒的錢，通通被我存進了小豬撲滿。

然後，大學生們終於把宿舍還給我們了。

以前充滿灰塵和破木頭的日式房子，通通煥然一新，像極了電視上會看到的日本旅館。原本用來關偷吃甘蔗的禁閉室，則立起了簡介說明牌。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銅製雕像，或坐或躺，呈現一片樂融融的樣子。大學生興奮地向我們表示，他們已經順利引起政府的關注，未來這裡將會被指定為古蹟，原本停工的糖廠也會變成博物館，開放讓我們這些沒見證過這段歷史的小孩參觀。稻草人阿伯在一旁大聲叫好，這樣就會有很多的觀光客。

原本用來載甘蔗的五分仔火車，也特別在假日時開放，讓人們

可以去專門賣紀念品的花卉中心。

糖廠藝術村的消息被記者大篇幅報導後，假日時段便湧入了大量的外地人。外地人總是很好辨認，總是把各種水果的顏色穿在身上，外加太陽眼鏡與滿身的防曬乳，大老遠的就能看見他們。稻草人阿伯特別要我們四處招攬，希望能吸引到外地的孩子進來迷宮。我對此沒有特別的意見。雖然外地的孩子來來去去，都是陌生的臉孔，沒有什麼機會記住對方的名子。但也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來，還記不住迷宮的模樣，我和吳順發在當鬼的工作上特別容易，省下不少零用錢。

不過，我爸爸並沒有像我們一樣，受惠於這些週末出現的外地人。相反的，鄉公所在聽聞了龐大的觀光商機後，下令要警察在火車站附近取締非法活動，希望能讓觀光客對小鎮抱有好的印象。爸爸在藝術村開幕一個月後，就被抓去警察局泡茶，希望他不要在明目張膽地散播光碟，不然下次就準備吃牢飯。警察伯伯語重心長地跟爸爸說，我們這裡夾在岡山跟楠梓的中間，沒有空軍也沒有工業區。如果你的小孩要翻身，只能藉此一搏了。

我很認同警察伯伯的看法。事實上，我省下的零用錢，已經夠我坐車到市區一趟。只要累積的錢夠多，以後就能像卡通裡的高中生一樣，天天搭車去上學。外地人帶給我們很多的好處，外面的世界也一定有更多新奇的事物。不然老師也不會每次都語重心長地跟吳順發說，希望他能轉學到市區念書，那裡才有更多的書可以讓他讀。

面對警察伯伯的強力執法，爸爸只好摸摸鼻子，打算暫時不當女鬼幫的老大了。媽媽聽到了他的退休宣言後，開始擔心起我們家未來的生計，嚷嚷著要回台北娘家，那裡才有比較多的工作機會。

聽我媽媽說，她原本以為我爸爸是田僑仔，殊不知是個騙人精，只會到處吹牛。我媽媽生氣地又念了幾句，大喊著要離家出走，便自己一人跑了出去。我看了看阿嬤，又看了看爸爸，他們兩人都沒什麼表情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。過了四點二十區間車的時間，爸爸站了起來，說要到家門口等媽媽回來。

爸爸說，如果媽媽等下沒回來，就真的不會再回來了。我們進出這個村莊只有兩個選項，一個是貫穿村莊的省道，另一個是分隔糖廠與村莊的鐵軌。媽媽不會開車，只能坐區間車離開。我心裡有點擔心，害怕媽媽會就這樣棄我們而去，拼命地在心中禱告。我向上帝禱告，向媽祖娘娘禱告，向中山堂的石獅子禱告，甚至還向女鬼禱告。我對他們發誓，只要媽媽等下回來，我願意以任何東西做交換，隨便祂們要拿走什麼。

不知道是不是我誠心的禱告發揮了作用，過沒多久，媽媽便帶著一盒點心回到了家門口。她說她已經在花卉中心找到銷售紀念品的工作，那裡最近因為觀光客很多，非常缺人，賺得錢可以暫時貼補家用。我開心地抱住媽媽，忘記了自己禱告的承諾，不知道我不是有什麼東西已經祂們做交換。我那時只是默默地想著，雖然外地人替爸爸關了一扇門，但也幫媽媽開了一扇窗，或許是好事也說不定。

而那天晚上，我久違地從爸媽的臥房裡，再度聽見了女鬼的叫聲。

週末的觀光人潮越來越多了。

每到假日，從省道到糖廠的車子總是塞得水洩不通。因為從火車站走路到藝術村要花上 20 分鐘，大家覺得還是自己開車比較省

事。有冷氣吹，又不用在區間車上跟人家擠來擠去。而且就算火車站加開接駁車，最後還是會在狹窄的老街塞車。過沒幾個禮拜，火車站的人逐漸變少了。爸爸便又扛著一袋袋光碟，重新當上了女鬼幫幫主。

也因為大量的人潮，鐵道內的糖廠開始出現了以前沒看過的攤販。在藝術村剛開幕時，附近的攤販多半都只是賣冰，還有一些阿伯劈了滿車的甘蔗來賣。過幾個月後，原本只會在禮拜一出來的夜市攤販，現在也轉移陣地到這裡了。開始出現一些跟糖廠比較無關的東西，烤香腸、臭豆腐、排骨酥、炸雞排、小籠湯包等夜市小吃，瓜分了大家的舌頭。再更後來，一些外地的攤販也紛紛進駐，從鳳山來的射氣球、旗津來的甜不辣、岡山來的撈金魚，甚至還有甲蟲標本的巡迴車。稻草人阿伯對此很生氣，認為這些攤販根本就不在地，還來這裡搶走他的生意。

也就在這時，班上轉來了一個外地的女生。她的名字叫陳曉琪。

陳曉琪跟我媽媽一樣，都是台北人。聽說台北常常下雨，人都曬不到太陽，所以看起來都特別的白。她剛進來班上時，臉上還總是掛著口罩，說這是因為台北最近的「大流行」。我們大家似懂非懂，覺得這就是都市人追求的時尚感，便紛紛追流行的掛起口罩。鄉公所的人還特別來班上拍照，稱讚我們很有防患未然的精神。

陳曉琪被老師分配坐在吳順發的旁邊，也是我的左前方。每天，我們都在她身上，尋找一些外地的線索。比方說，陳曉琪的鉛筆盒有很多沒看過的文具，香水筆、摩擦筆、搖搖筆……各種各樣的鉛筆都有。而且，陳曉琪每次跟我們借橡皮擦時，她都會說「擦布」。我們一開始以為是抹布，還特別跑到掃具間，找一個用來擦

玻璃的給她。

陳曉琪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。她說，在台北有一種比火車還要方便的交通工具，它不在地面上跑，軌道是蓋在天空或是地下的。要去到月台之前，都會有很長的電扶梯，要記得靠右邊站，讓路給上班族通過才有禮貌。在裡面雖然不能吃東西，速度也不快，但每五分鐘就會有一班車。她偷偷告訴我們，以後這裡也會有那種叫捷運的東西，聽說會直接蓋在鐵軌上面，從很高的地方橫跨過整個小鎮。

我對此半信半疑，轉頭問了吳順發，他則露出了不屑的表情。

自從陳曉琪轉來後，吳順發原本穩固的資優生地位，產生了劇烈的變化。陳曉琪不僅人緣好，作業也願意借大家抄，考試成績總是很高分。據說她以前在台北的班排，不過才前十名而已，沒想到在我們這裡，程度竟然跟校排第一的吳順發有得比。這大概是為什麼老師要我們到外地念書的原因吧？只要在外面念一陣子，回來班上就能夠成為第一名，不是蠻不錯的事嗎？不過，被比下去的吳順發，一定覺得很不是滋味。每當陳曉琪開始講起台北的生活時，吳順發就會默默地低頭寫作業，想把握時間念書，希望能藉此跟陳曉琪拉開距離。

也因為這樣，吳順發來我家的次數變少了。他說，放學後不能再跟我去甘蔗園迷宮，最多只能週末時去迷宮當鬼。以後他要更努力地念書才可以。我對此感到有點生氣，覺得自己再度被背叛。之前被鐵軌內小孩威脅時，吳順發沒去找人來幫我就算了，現在竟然還打算放棄我們一起打造的迷宮事業。

畢竟我們可是迷宮測試員啊。稻草人阿伯的迷宮還不斷的在擴張，一開始雖然跟教室差不多大小，但現在整片迷宮深不見底，可

能比學校的操場還要大。我們會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找到出口。

吳順發並沒有被我說服。有的時候，他雖然會來我家吃飯，但放學後都不再特別繞路去糖廠。他對我說，幫我跟稻草人阿伯問好，然後就先回到我的書房寫功課。

我想，吳順發應該還是忌妒我，是迷宮內唯一的小孩吧。我應該把這個頭銜分送給他，這樣他就會重拾以前對迷宮的興趣。

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二，都是我把女鬼光碟交給高年級的時間。在前一個晚上，我會趁半夜起床尿尿時，順便到樓下翻找光碟片。以前偷光碟時，總會聽見女鬼的叫聲，彷彿在警告我不要幹壞事。雖然很擔心遭到報復，不過偷了幾次以後，都沒有發生什麼不好的事，我也就當作是一種偷竊的儀式。反而是最近越來越少聽到女鬼的叫聲，讓我心裡有種不踏實的感覺。

我們交貨的地點則是約在糖廠的禁閉室。那裡有一種秘密交易的感覺。

高年級大哥每次拿到貨時，都會稍微聊一下上次批貨的狀況。有的時候，他很爽朗的拍拍我，說裡面都跟木瓜差不多大，看得很過癮。也有的時候，他不滿地抱怨著，說裡面有狗又有馬，畫面實在太可怕了。當然，我無法控制產品的內容，高年級大哥也沒辦法拿我怎樣。

某一天，當我交完新的一批貨後，陳曉琪突然從我背後冒了出來。

「在幹嘛？鬼鬼祟祟的。」她睜著大眼睛，想看看我的書包裡面藏了什麼。

「沒什麼啊。」我大方的把書包拿給她看。反正剛剛才交完貨，

裡面只有回家功課而已。

陳曉琪翻了一下我的包包，又把課本拿出來檢查一遍，好像篤定我有什麼秘密似的。想不到，竟然還真的有一片光碟夾在課本中間，直接被陳曉琪翻了出來。我禁不住痛恨自己，一定是因為昨晚急著泌尿，所以才沒有把光碟好好的放進書包裡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陳曉琪看了看光碟。由於爸爸用的都是燒錄光碟，封面清一色空白，從外觀沒辦法判斷是什麼。「我還以為你跟高年級的交換了什麼有趣的東西，結果只是光碟片而已嘛。」

「裡面可是鬼片喔。」我不服氣地反擊，「而且因為內容很恐怖，所以只有大人才可以看。」

「那你怎麼會有？」

「我有特殊的管道啊。」我差點要說出我爸爸是女鬼幫的老大，「這些東西我都看過了。沒有很可怕啦，但你們女生可能會嚇得半死。」

陳曉琪皺了皺眉頭。這應該是她轉學以來，第一次被班上的同學挑釁。難得看到她生氣的樣子，莫名覺得有點可愛。

「誰會怕啊。要不然現在就到你家，我們一起看。如果誰先尿裤子的話，就要請對方吃冰」陳曉琪站起身，向我發起了挑戰。

老實說，我真的怕得要死。自從在電影院裡，看到了會從電視螢幕爬出來的女鬼，我就常常擔心家裡的電視會不會自己打開。不過，我覺得陳曉琪一定也很害怕，在去往我家的路上，她一反常態地沒有多說什麼話。能看到陳曉琪被嚇得哇哇大叫的樣子，賠掉一兩支冰棒也沒關係。

回到家後，我先確認了一下大人在不在家。通常，爸爸這個時候會在火車站，媽媽去工作，阿嬤則是在睡午覺。我四處看了看，

果然只有阿嬤在樓上房間呼呼大睡。回到客廳時，我順便把還在書房念書的吳順發拉過來。鬼片還是要多人一點看才比較不可怕。

吳順發心不甘情不願地坐在沙發上。陳曉琪抱著書包，偷偷地湊了上去。

我迅速地把光碟片放入播放器裡，急著回到他們兩人的身旁。

畫面一開始，只出現了斗大的英文標語，吳順發說那是「未成年人請勿觀看」的意思。正片開頭，簡要地講述一名民俗學者，為了探究青木原森林的風俗民情，從東京搭著特快車，遙迢地來到了當地的小村莊。在離開家裡以前，民俗學者的女友特別叮嚀他，千萬要小心森林裡的妖精，它們會模仿人類的模樣，色誘從外地來的旅客，藉此讓他們定居下來。學者到了村落以後，當地的男人們都鼓舞著他進入森林，聲稱可以在裡頭找到宇宙的真相。學者半信半疑的踏入森林，過沒多久，他逐漸迷失在其中，不管怎麼樣都會繞回原點。這時，有一位長得很像他女友的女人出現了。葉子遮住她的身體，藤蔓捆著雙手，緩緩地從森林暗處走了出來。學者的身體被定在原位，腳底下被蔓生的雜草給纏緊，觸手一般的藤蔓伸向了他的軀幹，看起來就要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。

就在最恐怖的時候，我聽見了家門打開的聲音，嚇得我倒抽一口氣。吳順發趕緊暫停影片，和陳曉琪躲在沙發一旁，想看看是誰回來了。從上樓的腳步聲來判斷，應該是有點憂鬱的媽媽。通常她心情不好時，走路都踏得很重，好像提不起力來。我湊到樓梯口，想假裝沒事的跟她問個好。

但從樓梯走上來的，是留著一頭筆直長髮的女鬼

我忍不住叫了出來。

女鬼露出了困惑的表情，搖著我的肩膀，用媽媽的聲音問我

怎麼了。我努力鎮定下來，發現原來我把媽媽看成女鬼。因為她今天早上去燙了一頭很直的長髮，剛下午工作完，滿臉都佈滿了疲憊的黑眼圈，我才會不小心看錯。在聽完我的解釋後，媽媽露出了很悲傷的表情，摸了摸我的頭，沒有精神地回到她的房間。陳曉琪看了我一眼，問我要不要上去陪陪她。但我覺得她只是因為把髮型弄壞，所以才很難過，這沒什麼大不了的。眼看樓上沒什麼動靜，我又回到電視機前，把暫停的影片繼續播下去。

不過，在經歷了這番波折後，我們很難專注地再把鬼片繼續看下去。吳順發露出很不耐煩的臉，表示想要繼續寫作業。陳曉琪也說，她覺得這部片太悶了，沒有想像中的恐怖。我不死心的嘴硬著，告訴他們後面才是最精彩的地方，往前快轉了三十分鐘左右。其中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螢幕中的男女脫光衣服，看起來好像在打架似的。陳曉琪馬上臉紅，拿起一旁的抱枕，遮住自己的視線。

我重新按下了播放鍵。學者赤裸著身子，拍了拍倒在地上的女人，發現對方已經沒有呼吸了。學者嚇得再度往森林裡奔去，卻發現越來越多的女人，從黑暗中走了出來，並且開始發出了女鬼的叫聲……

正當我認為好戲準備開始時，阿嬤卻從樓上走了下來。大概是被我們剛剛的騷動聲給吵醒了。阿嬤一邊問我們晚餐要吃什麼，一邊戴起老花眼鏡，想看看我們到底在看什麼。沒想到，阿嬤突然大發脾氣，拼命問我是從哪裡拿到這個光碟的，怎麼會找女生看這種東西。她念完以後，又跑上樓去找媽媽理論，認為她沒有管教好小孩，下班回家後也沒有多關心孩子的生活，才會發生這種亂七八糟的事。吳順發和陳曉琪眼看狀況不對，便收拾好書包，偷偷地溜走了，留下我一個人看著媽媽被罵。

我覺得媽媽很無辜。光碟是爸爸的，但為什麼阿嬤卻要責怪媽媽呢？我聽著樓上的吵罵聲，想要去幫媽媽說一些好話，卻想不到可以說些什麼。我想到了還不那麼久以前，媽媽離家出走時，我也從來沒有好好關心她，只是默默地看著她回到以前的生活。

那是我第一次，覺得自己有種被困在迷宮的寂寞感。

後來，吳順發來我家的頻率變低了。

他說，是因為他爸爸失業，不用在外面四處出差，暫時可以在家照顧他。不過我猜，其實他是擔心上次的事件會重演，會干擾到他念書的時間。他來我家的時候，家裡雖然比較平靜，但總讓人覺得假假的。阿嬤照常煮飯，媽媽又把頭髮燙捲，每天都會問我學校發生的事。大人們好像都戴上了面具，要為我們演出相安無事的戲碼。

陳曉琪問我，那你爸呢？他那天有沒有幫你媽媽說話。

我搖搖頭。我爸爸當時在聽完阿嬤的告狀以後，沒有上去安慰媽媽，只是又回到樓下繼續整理光碟。

「壞透了。」

當陳曉琪這麼罵時，我感到相當羞愧。

鐵道內藝術村的觀光人潮，就好像我們家人間的感情，出現了雪崩式的衰退。據說是大環境不好，景氣差，影響外地人的消費意願。各種新奇的攤販，也隨著觀光客退出了糖廠，只留下零星的小吃攤。本來想拿存下來的零用錢，去巡迴車上面買獨角仙標本，現在完全沒有機會了。

當地原有的攤販，也受到了不少的影響。原本媽媽需要每天到公司清點紀念品庫存，現在只有週末時才會去上班了。稻草人阿伯

則一反從前的敵視心態，反而希望這些外地攤販能夠回來，這樣才能固定吸引觀光客。他說，現在這個慘澹的模樣，讓他回想起糖廠停工的年代，宿舍的人撤走後，老街的生意便跟著變差。只要想進來的人變少，出去的人就會變多。現在的他，只能繼續將甘蔗園迷宮拓建，成為全台第一大的迷宮後，這個小鎮就有新的噱頭了。

看著進來迷宮的人越來越少，我擔心以後免費的冰棒沒有著落，又要回到從前日光族的生活。

我和陳曉琪的賭局，因為我中途曾經大聲尖叫，所以算是我賭輸了。不過，陳曉琪很狡猾，她堅持在場有看影片的人都有份，我還要另外找吳順發過來，另外請他一支冰才行。我心底很不甘心，到底關吳順發什麼事，這樣我的零用錢會越來越少的。在兌現承諾的那一天，我編了個明天要小考的謊言，支開了吳順發。

陳曉琪看到吳順發沒有來，露出了有點失望的表情。

她狠狠地捶了我一下。她說女孩子不開心時，男生應該想辦法才行。

我跟平常一樣，拿了花生冰棒。陳曉琪則是挑了紅豆冰棒跟巧克力冰棒，兩支都算我的。吃冰的時候，我站在中山堂前，跟她唬爛石獅子的身世。我說，這兩頭石獅子日本人留下來的。日本人就像卡通上演得那麼厲害，他們在糖廠做了一個超大的結界，會讓遺留在這裡的東西帶有生命。之前有婦人臥軌自殺時，因為她的血濺在平交道上，所以常常有人看到她還跪在那裡，等著火車來喔。石獅子則是被棄養在這裡的寵物，以前專吃台灣人種的甘蔗。我爸爸說，如果把支仔冰的垃圾丟到它嘴巴裡，它會非常生氣，咬掉你的小雞雞。你看，這裡有很多觀光客留下的垃圾，他們的小雞雞一定都不見了。

我一邊這麼說，一邊把石獅子口中的塑膠袋、冰棒棍拿了出來。

陳曉琪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她說我是個笨蛋，我爸爸是騙子，但我們應該都是好人。

陳曉琪說，她在台北的時候，遇到過很多壞人。她很討厭去學校，因為老師會把她帶去廁所，對她做不好的事。不過，搬到這個小鎮後，她漸漸沒有那麼怕去上學了。旁邊有很愛鬧彆扭的吳順發，後面又有我這個吹牛精，她覺得很開心。雖然不知道陳曉琪為什麼這麼說，但莫名被稱讚後，我也開始感到有些得意忘形。

我、吳順發和陳曉琪三人，曾一起約定過，要在稻草人阿伯新蓋的迷宮完成後，才能一起進去玩。吳順發因為在課業上與陳曉琪較勁得相當激烈，他大概覺得唯一能有勝算贏過陳曉琪的，只有這座甘蔗園迷宮了。如果陳曉琪偷偷先探勘過的話，那到時鬼抓人的遊戲一定又會輸。他還特別跟陳曉琪約定三章，要在迷宮內決定誰是下學期的資優生。不過，我對此有些不滿。畢竟吳順發都沒有來幫忙，迷宮只剩下我在管理，每天都在幫忙記新關的路線。在陳曉琪稱讚我後，我決定要幫她贏得這局。

「要不要帶你進去參觀？」我指著不遠處的甘蔗園，「身為迷宮內的小孩，今天破例讓你進去熟悉地形，之後就能順利打敗吳順發了。」

陳曉琪愣了一下，她看起來很在乎跟吳順發的約定。但我不斷地慫恿她，要她想想吳順發被打敗後生氣的樣子。陳曉琪馬上點頭答應了。

稻草人阿伯最終極的目標，是將整片甘蔗園都變為他的迷宮。為了方便拓展迷宮，他在出口的設計上，一概定點在最初左側的位

置。每當迷宮拓展至新的層級時，他會將原本的入口封起來，打通舊有迷宮的外牆，以新的入口來強制我們進入他新闢的路徑。這樣一層又一層疊加起來的迷宮，通常就是倒吃甘蔗，越靠近出口的地方，我們就會越熟悉。

不過，這也導致吳順發一開始教我的迷宮破解法則，越來越失去功用。在最初教室般大小的迷宮，只要確認了「外邊」的方向，貼著牆壁就能快速找到出口的位置。但在這個一層又一層的迷宮裡，我們首要的目標不再是辨別出口的方向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必須要在這最外層的迷宮中，找到通往內層舊迷宮的突破口。

為此，我們必須更深入迷宮的核心才行。

進入核心是有風險的。在幾次迷宮幾次轉彎後，我們開始失去了方向感，無從辨別哪個方位，才有我們該前往的舊迷宮。我貼在由甘蔗組成的牆，側耳細聽，大概是因為很靠近中心，沒有任何外邊的聲音，能讓我們重新找到目標。我開始後悔起自己不該擅自帶陳曉琪進來新迷宮。我可是最慢的迷宮測試員啊，現在沒有吳順發的幫忙，我哪有可能走出這裡。

陳曉琪看起來卻沒有絲毫緊張的感覺。她低下身子，拔著甘蔗牆四周的雜草，說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看過甘蔗。以前的人竟然都要啃這種硬東西，才能嚐到一丁點甜味，也太刻苦了。

她抬頭仰望，「甘蔗真的好高欸。我從來沒有想過，身處在一片甘蔗田裡，竟然有種在森林的感覺。」

「小心女鬼來抓你喔，到時候還要光溜溜跟她打架，超級噁心的。」我轉頭扮起了鬼臉，想讓她回想起那天看的鬼片。

陳曉琪莫名笑了起來，好像我又說了什麼愚蠢的話。我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但她似乎也不打算跟我說明笑點，自顧自地往前走。

仔細想想，自從那天以後，陳曉琪就一直用很奇怪的眼光在看著我。她起先對我很生氣，反應跟阿嬤差不多。但是在聽到吳順發說明我們家是賣鬼片光碟以後，她好像理解了什麼，對著我和吳順發哈哈大笑。我們兩個男生一點頭緒也沒有。可惡的陳曉琪，這一定是什麼外地人才懂的東西，她心底大概是在嘲笑我們是土包子。

「欸欸，你覺得吳順發討厭我嗎？」陳曉琪突然問道。

「不會吧。」我想起吳順發曾偷偷問我，陳曉琪說的捷運到底是什麼，「他只是不想輸給你而已。」

「那你討厭我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啊。」我看著陳曉琪走在前面的背影，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這樣說。

陳曉琪突然停下來，用很認真的表情看著我。她認真的時候，雙眼總是圓滾滾的，給人很真誠又可愛的感覺。她說，「你們以後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就會討厭我的。」

我覺得很莫名其妙，為什麼要把這種事情講得這麼篤定呢。不過就是在以前的學校被老師欺負，也不是什麼太嚴重的事吧。而且，這種事也不是你的問題吧。大不了，我們以後一起去台北，把那個老師痛揍一頓就好了。我盡可能把心裡的想法說了出來。

陳曉琪笑了笑。她沒有回應我的提議，只是指著前方的路，說我們已經快要走到出口了。

從遠處傳來了五點四十二分的自強特快車。陳曉琪只花了半個小時，就把新蓋的迷宮給破關了。不貼著牆，沒有任何猶豫地向前走，在我們尚未迷失在迷宮的核心時，便已輕巧地進出其中。

陳曉琪告訴我，出口是被人們走出來的。人們並不見得會踩上每條岔路，但每個人必定都會走上前往出口的唯一道路。一條路踩

久了，土會變扎實，野草會沒有辦法生根，迷宮的盡頭便自己這樣浮了出來。它就像這座迷宮的傷口，隨著時間過去，會變成難以掩飾的疤痕。

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，覺得我們這場尚未開始的迷宮鬼抓人，早就已經結束了。陳曉琪知道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了。就算我當初遵守和吳順發的約定，沒有讓陳曉琪偷偷來探勘迷宮，她也一定能迅速走出迷宮。她太聰明了，我們永遠沒辦法在迷宮中追上她。

可惜，我們永遠沒辦法知道這場遊戲的最終贏家。

吳順發的爸爸在市區找到了新工作。他在失業的這段期間，似乎在思考未來的人生走向，最後悟出了只有兒子出頭天才能安享生活。儘管他爸爸在市區的工作薪水比以前低，但還是決定舉家搬過去，要讓吳順發有好的升學環境。

聽說他的新學校裡，有很大的圖書館，有會說英文的外國人。那裡的學生，都把制服穿得很整齊，還有牧師會替他們禱告，讓他們遠離邪靈。

吳順發最後一天來上課時，陳曉琪哭得很傷心，好像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他了。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寫了一張大卡片，祝吳順發將來的生活順利。我在卡片上寫著：「你在新學校上幾堂課後，一定要記得轉學回來。如果不回來打敗陳曉琪，那就沒有意義了啊。」

吳順發搬去了前鎮，他爸爸在附近的加工出口區上班。我對高雄市區的地理位置並不熟悉，只知道那裡離海比較近。如果要從橋頭到那裡，我們必須先在火車站坐半個小時的區間車，抵達高雄火車站時，下車再轉搭公車到前鎮。聽說從高雄到小港也還有一條鐵路，以前用來載貨，最近被拆掉一部分了。但是有一班由麥當勞營

運的嘟嘟火車，供應的餐點是大麥克、爆米花和可口可樂，藍色的車廂裡面還有各種專屬玩具，外頭是美麗的海港風景。吳順發在離開橋頭以前，把他探聽到的情報告訴我們。我們三人約定好了，不要在糖廠，而是在海港那裡重聚。

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必須更努力地工作，更努力地把零用錢省下來才行。要從我們這個城鎮出去，只有省道和鐵道兩條路而已。我還不夠高，不能像高年級大哥那樣騎機車，只能乖乖搭火車才行。區間車跟嘟嘟火車的票錢，大概是我工作半年省下來的零用錢。以我現在的存款，只夠付我自己的。因為陳曉琪的家裡管很嚴，不希望她離家裡太遠，她的費用還必須靠我來湊出來。

沒想到，稻草人阿伯卻忽然消失了。

還沒蓋好全台最大迷宮的稻草人阿伯，不知從哪一天開始，突然不再現身於甘蔗園中。有人說，他其實是楠梓人，因為吸了太多有毒廢氣，得到癌症死掉了。那座迷宮的出入口，後來被警察用封條貼上，防止它成為像防空洞一樣的治安死角。

我想起了那天晚上，為了祈求媽媽回家，發誓願意用任何東西交換的誓言。我不知道是哪個神，或哪個鬼，但他們一定正在偷走我生命中重要的事物。

我一度把賺錢的念頭，轉向了每個月要交給高年級大哥的鬼片上。如果一片收個五塊的話，那也能快速地達到目標。不過，高年級大哥在聽到要收費後，他卻說自己不再需要我這個中盤商了。他家裡新買了一台電腦，有網路以後，那種東西隨便找都有。

我爸媽在工作上，也無疑地遭逢了與我相似的打擊。糖廠的觀光人潮越來越少，我媽媽失去了在紀念品店賣東西的職務；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，人們在網路上就能找到盜版的鬼片，我爸爸也失去

了很多年輕的顧客。他們為了錢，經常吵得不可開交。媽媽要爸爸多向吳順發的爸爸看齊，到一個真正能賺錢的地方工作，為孩子的將來著想。爸爸則堅持要留在這裡，他說媽媽的眼界太過狹窄。台糖有一整片沒賣掉的田地，將來一定會被政府拿去規劃成高科技園區。而且現在捷運準備要蓋起來，過沒多久就會成為鬧區了。

陳曉琪和爸爸都沒唬爛。在吳順發轉學不久後，五層樓的高架由南到北，沿著鐵道逐漸升起。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人在那裡架鋼筋。施工聲不僅把原有的鐵軌聲都蓋過去，也嚇跑了剩餘的觀光客。我不知道稻草人阿伯會怎麼看待這次興建捷運的事。假如捷運通車的話，從那麼高的地方往下俯瞰，大概也能把迷宮的路徑看得一清二楚。聽說鄉公所也打算把糖廠到火車站中間的老街拓寬，確保能帶來充分的觀光效益，之前維護糖廠宿舍的大學生們則非常生氣，認為這樣會破壞掉地方的文化資產。稻草人阿伯如果還活著的話，應該只會繼續砍甘蔗，把他心中的迷宮給完成吧。

我常常會想起陳曉琪哭泣的臉，想到我依舊什麼也做不到，沒辦法說些什麼安慰人的話。每當我覺得沮喪時，還是會跑進被封起來的迷宮中，躲在裡頭，思考到底要怎麼湊到足夠的錢，讓我們三人能搭上有麥當勞叔叔的嘟嘟火車。跟市區相比，我們這裡的五分仔火車實在遜斃了，沒有冷氣可以吹，終點又只是紀念品中心。果然外地的東西還是好一點。希望我們這裡的捷運，不要輸給外地的捷運。丹丹漢堡是我們橋頭唯一的速食店，它到時應該在捷運站推出無限享用的甘蔗麵線羹，作為在地的特色才行。

不過，迷宮已經逐漸失去迷宮的樣子了。震耳欲聾的施工聲、聳立的捷運高架，都成為簡單辨認「外邊」的線索。我在迷宮內，已經懶得繼續尋找出口了，只想迷失於其中，做著胡思亂想的白日

夢。

有一天半夜，我又聽到了女鬼的聲音。不過，這次不是以前那種奇怪的叫聲，而是些微的啜泣聲。

我貼上了牆壁，試著找出聲音的來源。自從那次看過鬼片，我便不再那麼害怕鬼了。我躡手躡腳地走過阿嬤的房間，看見她還安穩地睡著。我再經過爸媽的房間，卻沒有太過明顯的聲音。不過若是貼上地板，卻能聽見樓下一陣陣的哭泣聲。

我下了樓梯，盡可能不要驚動到鬼。

然而在家門口那裡，卻是媽媽拉著行李廂，準備要離開。

她的眼睛哭得很腫，頭髮很亂，看起來是個傷心的鬼。我不知道該不該讓她看見我，但我卻想起了陳曉琪說過的話，想起我應該安慰媽媽的。我慢慢地走上前，想要握住她的手。

媽媽緊緊地抱著我。她的臉埋進了我小小的胸膛裡。雖然有很多眼淚和鼻水，但沒有關係，因為我也還是說不出安慰人的話。

「媽媽以前雖然常聽你說迷宮的事，但我好像一次都沒有進去過呢。明明是自己兒子最喜歡的地方，卻一點都不了解，真的是很糟糕啊。我們要不要趁現在還沒有人收費的時候，一起去那邊看看呢？」媽媽摸著我的頭說。

「那裡已經被封起來了喔。」我不忍告訴她稻草人阿伯的事情。

「啊……」

「但我還是可以帶媽媽進去看喔，我可是迷宮內的小孩。」

我們母子倆，就這樣潛入了深夜裡的甘蔗園迷宮。雖然我常常聽到關於糖廠的鬼故事，那些在宿舍上吊、在鐵道臥軌、在防空洞

被殺害等各種故事，但我卻覺得，我們這次就是別人口中的鬼。

媽媽想知道我們平常都在這裡玩些什麼遊戲。我說我來當鬼，你當人，你要想辦法在我找到你之前，走出這座迷宮。媽媽笑嘻嘻地說，這樣太可怕了，應該要身分對調才行，反正我們都有潛力當鬼。我點點頭，要她原地倒數三十秒，隨後衝進了迷宮內。

夜晚的甘蔗園迷宮，恢復到了一種很純粹的狀態。沒有雜亂的工程聲，也難以看見外邊的捷運高架，好像從前的迷宮一樣，只能聞到輕甜的野草味。而且，在黑暗中前往迷宮的核心時，吳順發和陳曉琪的方法也都不再管用了。這裡很深，聽不見外邊的聲音。光線不足，也難以辨認地上的雜草叢跡。加上久未管理，迷宮似乎長出了自己的生命，要把它通往出口的路徑給遮掩起來。

本來應該要努力前往出口的我，卻突然間停下了腳步，沒有再繼續往前走。過沒多久後，媽媽從後方追了上來，並且得意地向我炫耀走出迷宮的方式。她說，因為大部分的迷宮都只有一條正確的通道，只要決定了入口到出口的路線，剩下的就是如何來糊弄人的障眼法而已。不要輕易回頭，一直往前走，最終就能夠走到出口的。

但其實她不知道的是，我是故意讓她找到的。我害怕她不來找我，也害怕找不到她。當媽媽要我們對調身分，我其實鬆了一口氣，擔心她會就這樣消失在迷宮裡。但我想，媽媽一定也很害怕找不到我，所以才在迷宮裡大聲呼喊我的名字。

我想，我媽媽大概跟我一樣怕孤獨。

所以我決定要和媽媽一起，搭上六點鐘北上的第一班區間車。

因為那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。

那個時候的我覺得，如果那天早上沒有和媽媽一起走的話，她大概會哭喪著臉，躺在鐵軌上，成為離不開這裡的鬼。雖然阿嬤

可能會很難過，拿著融化的冰棒要等我回家，但她起碼還有爸爸相陪。我想，如果和媽媽去台北一陣子，或許可以說服她回到這裡的。到時，我們一家人又會再團聚的。

我把存錢筒埋在甘蔗園迷宮的深處，並把相關的線索寫在信紙裡，塞進了石獅子的嘴中。我知道，陳曉琪一定會定期清理那裡的垃圾，並靠著那筆錢，跟吳順發在火車上大吃漢堡。他們兩個資優生會面後，一定會想辦法來台北找我的。比方說，石獅子肯定會想要咬掉我的雞雞，他們只要騎在石獅子的身上，就可以省去一大筆交通費。到時可以一起搭地底下的捷運，去人擠人的西門町，可能還流行戴著口罩。對了，我們還要去揍陳曉琪的老師一頓。

我十歲以前，都住在那個以糖業為名的小鎮，有座只屬於我的迷宮。我一直堅信那些能讓我走出迷宮的方法。我想從那個時候我就隱隱約約知道，有著入口與出口的迷宮，其實是我生命中最單純不過的東西了。

小說組 佳作

〈迷宮的模樣〉評語

巴代

記憶也是個迷宮

迷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：我們知道他一定有個出口，但迷宮的設計者一定會想盡辦法誘導我們迷失在裡面；但再怎麼精密的迷宮設計，最終也一定找得到出口。那樣，一種「這難不倒我」的成就感，便能輕易的減去在迷宮裡曾經的挫折，成就感或滿足感油然而生。最起碼提起迷宮時，還是有些可說嘴的事，連過程的迷失與挫折也可能成為正能量的回憶。

人的記憶何嘗不也是如此？

本文中，作者憑空設計了一座以甘蔗園為牆幕的迷宮，將十歲以前在老家橋頭與糖廠的生活記憶築成一座迷宮，那些廢棄眷舍的文化造村計畫、糖廠因應觀光的形式上變革、橋頭老街的擴建建議、糖廠週邊商販的去來興盛、自己家庭的生活細瑣與學校同學校內、校外的情誼與互動，在最後作者決定與母親背上，並在離開前一起進入迷宮闖關。此時記憶成了一座迷宮，在作者文章鋪陳，以迷宮開始，以迷宮結束。作者並無多大的企圖，只幽幽的、鑽探著自己的記憶，自在的編程自己走到出口的路線與姿態，既回憶了往事也享受了創作的樂趣。

